

《群書治要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(第十九集)  
2011/8/16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 
檔名：55-057-0019

諸位長輩，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們《群書治要360》，在這一段時間談的都是「君道」，上一節課談到「反身」。我們學「君道」，就是為人君者、為人領導者應該依循什麼倫理道德標準，才能把領導者的角色扮演得好。一個國家有君王、有領導，一個家庭也有領導就是父母。在《易經》當中「家人卦」裡面，就有提到「家人有嚴君焉」，也是有非常威嚴的領導者，「父母之謂也」，父母是一家的君、一家的領導。這個君當然以身作則帶動家風，同時嚴君他是有道德的威嚴，在孩子犯錯的時候，也能及時給予引導、給予教誨，這是一家之君應該盡的本分。我們在學校教書，整個學校的君是校長，在班級裡面老師是君、是領導者，所以君親師都離不開為君的，一個角色、一個精神。所以中華文化的道理，我們學的時候很能夠體會它的精神，舉一反三。事實上這個為君之道，應該對每個人在家庭、團體當中扮演的角色，都是非常好的指導原則。而我們學的是為君者的修養應該如何提升，當我們身為下屬，在聽到君道的這些道理，我們不是聽了以後，把這些道理變成拿來要求自己的領導者、指責自己的領導者，那這個心境可能就會偏頗。

我們想幫助領導者，但是我們是用指責的、要求的，可能會適得其反。所以學經典不是學了以後去指責別人，很重要的是每一句反求於自己，這才是「反身」的精神。我今天是為人君，我有沒有照著這些道理去奉行？我今天為人臣，了解到領導者並沒有依照經典做事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因為我懂。清楚以後決定不是指責、不是

批評，而是我們為人臣者應該善巧的、應該柔軟的，把這些道理提醒領導者。我們堅信人性本善，有這些好的道理提醒，他觀念轉過來，正念提起來，問題就能解決。所以我們不管扮演哪個角色，都要先正己，別人對不對現在不是最重要，首先我自己要做對。領導者有不對的地方，我一個下屬現在應該做什麼對的事？《孝經》當中說到，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」。領導者有不對，怎麼樣用他能接受的方法，用善巧、用體恤人情的方法讓他能接受，而不是反彈。

君臣如此，五倫關係都是這樣，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辦大專的幸福人生講座，這些大學生也很好學，吸收能力都特別好。他們了解到，為人子應該「親所好，力為具」，應該冬溫夏清，養父母之身、養父母之心的這些道理。而他們想到，自己家庭當中三代同堂，而他的奶奶卻是住在小房間，他父母還有他住大的房間。他明理之後，就覺得對奶奶是不孝的，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房間給騰出來，讓奶奶睡他的房間，本來他的奶奶，是住在家裡旁邊的一個很小的房間，可能也很簡陋。他把他的房間讓出來，他自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。他的父母這麼做，是不妥當的，而他並沒有回去拿著道理指責他的父母，反而是從自己開始要求起。他不只把房間讓給奶奶，在往後的日子，對奶奶生活也是盡心盡力的照料關懷。沒多久他的父母看了之後都被他感動，之後也對奶奶態度轉變，懂得盡孝。所以在家庭裡面他的父母是君，他是臣，他是為人子。所以對上要感化，要善巧的感化；平輩之間多勸化，好言相勸；對晚輩要教化，教育他們，抓住每個機會點引導他。所以這個大學生雖然年紀一、二十歲而已，但是在體恤人情上相當的柔軟。這是父子的一個例子。

夫妻之間，太太也非常尊重先生。在周朝有一個中興的天子叫

周宣王，在他那個時候政治算是比較下滑的。而有一天他早上睡得比較晚，「晏起」，那上朝就拖延了很長一段時間。當天他的皇后姓姜姜后，姜后是齊王的女兒，這個女子她是從名門出來的。我們每個人在社會當中，都代表自己的家庭、家族，所謂「德有傷，貽親羞」，我們做得不好，人家說我們沒有家教，這以身就辱了父母、辱了家族。我們走出國門，假如我們行為不檢，可能羞辱的是自己的國家。所以人德行能增長，沒有別的，他羞恥心時時能夠提得起來，不能羞辱父母，不能羞辱祖先，當然也不能羞辱自己、糟蹋自己。而女子出嫁也是如此，出嫁之後相夫教子、孝順公婆，社會大眾讚歎一定是讚歎她的父母會教女兒，所以我們行為好，會讓父母感到欣慰。

姜皇后，姜后她也代表齊王、代表齊國，她本來就享有賢德之名，而且行為非常謹慎，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」，這些在她們那個時代，女子從小都受到非常嚴謹的教育。而那天看到周宣王晚起，這等於是荒於國政，宣王做錯了，姜后也看到，她怎麼勸？她自己把自己的簪子，就是在固定頭髮的那個首飾簪子，還有耳環這些貴重的手飾，統統把它卸下來，低著頭站在巷子裡，表示非常的懺悔、慚愧。然後請她的保姆去跟宣王報告，說因為她做得不對，才會讓宣王晚起，所以她婦道沒有做好，才造成這個結果。所以丈夫有不對，她首先反省她自己。宣王聽了之後，誠惶誠恐，馬上給自己的皇后回話：這是寡人之過，不能怪太太。姜后本來脫下首飾是希望宣王降罪，甚至把她這個皇后的位置去掉。宣王感佩太太的德行，還有太太的提醒，馬上反省自己，恢復姜后的位置。這個例子也讓我們體會到，確實提醒丈夫、提醒領導者，都要有非常善巧的方法，而不是指責，而不是要求而已。

我們上一次談到「反身」是在第六冊八百一十九頁，我們請大

家翻到《管子》的這個部分。我們上一次談了：

【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。】

反求諸其身，反省自己。

【有善則歸之於民。】

有好的善行、善事都歸功於臣民，這個處世態度非常重要，等於是好事向他人，絕不邀功；一有錯誤了，他一個為君者先反省自己，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好才造成這個結果。就像古聖先王講的百姓有過在於他一人，「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」，大家念得出來，就是代表上一次回去有背了，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。而我們看每個人他的態度是個因，它就會感來一個結果。比方愛人是因，人恆愛之是果；敬人是因，人恆敬之就是果。所以天地之間任何事情，都離不開因果二字。一個為君者有過，他就反求諸己，這是他的一個態度，這是因，會感來什麼結果？

【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。】

時時反省的人，他表現出來就是能謹慎，戒慎恐懼的修養，時時反省自己成就他的學問。

【有善而歸之於民則民喜。】

功勞、善事都歸給臣民的付出，老百姓覺得很被認同、很被理解，整個團體、國家向心力更強。

【往喜民。】

功勞給老百姓，老百姓歡喜，願意為國家、為團體做事。

【來懼身。】

遇到事情都反省自己，自己謹慎的態度，修養不斷提升。

【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。】

『明王之所以治民』，能把國家治理得好，就在於他有這樣的修養。「今夫桀紂則不然」，我們看接著書上講到的，桀跟紂王他

就不是這個態度。當然我們知道，桀紂是暴君，暴君的行為也來自於他修養心態的偏頗，所以反過來看這個態度不一樣，結果就是截然不同。「有善則反之於身」，有什麼善行、功勞，統統都覺得是他自己的功勞，他自己做到的。有善則反之於身，增長傲慢，好大喜功，這德行就下降了。「有過則歸之於民」，有了過失統統都是推卸、指責，都把過錯塞給臣子、老百姓。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？

「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」，日積月累老百姓就怨怒了，覺得怎麼可以這麼無理、這麼跋扈，錯了都不承認，還都怪別人。「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」，好的都往自己身上攬，愈來愈驕傲自滿。

「往怒民，來驕身」，錯誤都推給老百姓，慢慢的家就積了怨怒；好的都往自己身上攬，驕縱愈來愈嚴重。「此其所以失身也，可無慎乎」，這就是他為什麼道德退喪，甚至於最後引來民怒，甚至老百姓造反把他推翻，這都是失德，甚至是失國了。所以為政者能夠不謹慎自己處世的心態嗎？這是上一次我們談到的，我們再從反面來看到他的結果。所以《弟子規》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，我們立身處世一定要提得起來，「見人善，即思齊」。明王，我們見他善即思齊，我們在團體當中，也能有反省自己，讓功於眾的態度。反面的桀紂例子，我們「見人惡，即內省，有則改，無加警」。

接著我們看「反身」，最後一句第三十七句，在第十冊的一千二百五十四頁。這個剛好舉了具體正面跟反面的例子，我們看到第七行裡講到的：

【傳曰。】

這個『傳』是指《左傳》，『傳曰』：

【禹湯罪己。其興也勃焉。桀紂罪人。其亡也忽焉。由是言之。長民治國之本在身。】

後面還有一句講，「詹何曰，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。若詹者，可謂知治本矣」。後面這句也很精彩，這是具體講到了，歷史當中明王跟亡國之君的例子。『禹』是夏禹，『湯』是商湯，都是開國的君王，他們都是罪責自己，遇到事情首先反思自己的錯誤。所以他們的事業、他們的功業，『興也勃焉』，興旺得非常快速、蓬勃。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，像湯王，這時候夏桀把國家治理得非常混亂，湯弔民伐罪，推翻了夏桀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個國家就大治了。為什麼？因為老百姓長期在暴政之下很痛苦，民心思治，都希望趕緊國家安定過上好日子。而湯王愛民又能反省自己，那他愛民，老百姓就愛他；他反省自己，老百姓也懂得自我反省，所以整個國家興盛得很快。

而夏桀、商紂都是怪罪別人，所以他滅亡，『忽』就是快速，滅亡得很快，尤其夏桀在殺了大忠臣關龍逢之後隔年就滅了。這樣的忠臣是國家的棟梁，他不只不聽，還殺害他，所以「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」，他這個行為就是妖孽的行為，很快就滅亡。『由是言之』，由此來說、由此可見，『長民治國之本在身』，能夠讓整個國家人民過上好的日子，社會安定、人民祥和，主要的根本還是在君王自身的修養。所以經本上說到，詹何是楚國的一個大臣，他講的這一句話很有味道。未聞就是從來沒有聽過，身治而國亂者也，沒聽過一個君王很有德行，他的國家敗亂，從來沒有聽過。所以確實真的能身修那就能家齊，家齊國就能治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，它這個根基紮得很好，哪有說樹木長得不好的道理！所以詹何可以說是明白治國的根本在修身，他體會得很深刻。這是「反身」最後一句。

我們接著來看下一個「君道」的單元，是「尊賢」，在第九冊一千一百四十頁，「尊賢」這句在《說苑》當中，我們一起學習過

了。句子當中提到的：

【無常安之國。無恆治之民。得賢者則安昌。失之者則危亡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然者也。】

古人講到很多重要的人生道理，都是非常斬釘截鐵、非常肯定。所以從古至今得到賢德之人，國家就安定昌盛，失去了就會導致滅亡危險，都是如此的，從來沒有不是這樣的。所以沒有說哪一個國家是長保安定，也沒有永遠順服統治的百姓，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賢者來治理、來愛護百姓。所以整個治理國家當中，讓我們深刻體會到，《中庸》講的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」。而理上我們體會、了解，在歷史當中，我們看一個朝代有興盛之主，也有滅亡之君，他們同樣是天子，可是結果為什麼差這麼多？那還是在君王自己賢德，失德了他就敗了。比方商朝，商湯賢德，進而他用伊尹做宰相，這是『得賢者則安昌』；那到了紂王，賢者都不用了，『失之者則危亡』，這是指一個朝代是這樣。甚至於是一個君王，他一生當中假如用了賢臣，他當下國家很興盛。但是到了晚年，或者是這個賢者不在，他用了佞臣，那可能他會到死無葬身之地都有可能。所以有沒有賢者輔佐，就是太關鍵了。

我們看到一千一百四十頁第二行，這就舉了一個歷史上的實例。「桓公得管仲」，齊桓公拜管仲為相，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」。這件事情對我們華夏民族非常關鍵，沒有管仲輔佐齊桓公，我們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這些戎狄給滅掉，當時就是因為能團結，才能抵禦這些侵略。所以孔子在這一件事上，是非常讚歎、感謝管仲的貢獻。桓公成為五霸之首建立功業，「失管仲」，他失去了管仲，「任豎刁、易牙」，還有個是開方，這幾個佞臣，「而身死不葬，為天下笑」。其實桓公本來也沒有用這幾個人，因為管仲在生前就已經告誡他，這幾個人很有問題，那時候齊桓公還覺得他們挺好

管仲分析給他了解，因為豎刁，為了親近齊桓公在身旁照顧他，自己去勢了當太監，桓公覺得：你看他為了我犧牲這麼大。管仲說的，人都是很愛惜自己的身體，他連身體都不愛惜的時候，他一定帶有很強的目的。易牙是很會烹調的廚師，他問桓公，有沒有吃過嬰兒的肉？桓公說沒有。他居然把自己的孩子煮給桓公吃，桓公覺得：他對我比他孩子還好。管仲提醒他，人哪有不愛自己的親生孩子的，他連親生孩子都不愛，他這個愛是很有目的、很有詭計的，這是不真實的，「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」。所以沒有經典來判斷，人有時候因為情感，因為自己的好惡，容易把人給判斷錯誤。還有開方，他是一個國家的公子，一個國家的公子以後要當君王，他居然沒有在他的國家，跑來陪伴齊桓公，連父母去世了，他都沒有回去奔喪。那桓公覺得：他對我比他父母還好。管仲告訴他，哪有連父母都不愛，而能愛別人的？所以聽了這些話，把他們這些佞臣都疏遠。

可是管仲去世之後，桓公後來還是用了他們。所以平天下為什麼下手處在格物？不格除這些欲望，還是會敵不住誘惑。因為這些人能陪他玩，能給他好吃的、好的享受，忍不住最後就被這些佞臣給害死了。桓公死前感嘆：沒有顏面去見管仲，因為管仲早就已經提醒他，他還是犯了這個錯誤。所以這裡講到的身死不葬，《史記》當中寫，去世了六十七天才被發現，因為屍蟲都流到外面去才被發現。所以這裡講到的，「一人之身」，齊桓公一個人的一生，「榮辱俱施焉，在所任也」，他極大的光榮跟羞恥，都在他這一生發生，為什麼會差那麼多？就是因為他所任用的人，產生這個結果。任用管仲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；任用了易牙、豎刁、開方，最後就身死都沒有葬身之地。所以從歷史當中，我們對這些教誨，體會



就會愈深刻。而在《論語》當中也提到，「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，夫何為哉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。大舜很會治理國家，他以身作則，而且很重要的一點，是他任用了很多聖賢人。國家每個重要的位置，比方任用大禹治水，任用稷去搞農業建設，任用契搞教育，都任用得非常好，這是「得賢者則安昌」。

我們看下一句第三十九句，「書曰」，這是在第五冊六百四十二頁。我們看一下六百四十一頁最後一句話講到的，「天地協氣而萬物生」，這整個天地運行都非常和順，萬物生長；「君臣合德而庶政成」，君臣同心，政治政通人和。所以「五帝之世非皆智」，在五帝的時候並不是說，這些臣全部都是有智慧的，「三季之末，非皆愚」，三季是指夏商周，這三個朝代到末世的時候，也不是所有的臣都是愚昧的。關鍵在哪？「用與不用，知與不知也」，好的你用他嗎？你知道他嗎？不好的，你能認清楚嗎？你能不用嗎？都在這些關鍵上。

【書曰。】

《尚書》上講到。

【有不世之君。必能用不世之臣。用不世之臣。】

『不世』就是他很超凡，很想有作為的君主，超凡的君主他必能用超凡的大臣。而能用超凡不俗的大臣：

【必能立不世之功。】

必定能建立非常偉大的功業，這也是因果關係，有這麼好的君，他才能方以類聚，感來不凡的臣子，然後臣子為國效命，君臣一心建立不凡的功業。而我們想，當太宗皇帝看到這一段，他是有志氣的人，那當然他也會期許自己，是做一個不凡的國君創立不凡的事業。而其實在貞觀初年，君臣之間曾經就有這樣的對話，大家在君臣之間在討論，從魏、晉、南北朝、隋，等於是亂世的時間很長

，現在唐建立應該很難馬上達到天下安定太平，因為覺得亂比較久了。但是魏徵卻不這麼看，因為他講到，人在長期的危難、困頓當中，他時時都很擔憂死亡，所以他這樣的心，就非常期望國家能夠安定大治。他有這樣的心，就很容易教導他，百姓就易於教化，所以大亂之後容易教化。就好像一個人餓了很久，你拿什麼東西給他吃，他都覺得很好吃。

而太宗說到，善人治國百年，能夠勝過這些殘暴的風氣，讓人心善良，去掉這些刑罰，那也要百年，現在大亂之後馬上要求大治，這個好像不大可能。魏徵說到，這個善人指的是一般的善人，而不包含聖哲人。這句話大家要聽得懂，這就是期許太宗皇帝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聖哲人，所以你不用那麼長的時間。因為聖哲人施化上下可以同心同德，整個國家的恢復治理一年就可以看到效果，三年就可以治理得非常成功。魏徵說三年已經算很久了，當然那個時候大亂之後，不只太宗聽了之後，一時還不能很相信，像封德彝很多大臣也都持反對意見。覺得夏商周以後，人心都變得比較刻薄、不厚道，而且秦朝又用法律來治國，統統要治都沒有辦法治得好。魏徵這麼說，馬上就要治得很好，這個想法、做法可能還會造成國家的混亂。

魏徵面對這個情況，非常鎮定，所以一個大臣能扭轉國家的政策，沒有定力、沒有智慧辦不到。我們想一下，假如我們講到這裡，皇帝也不是很相信，所有的臣子都圍攻，這個時候我們還講得出話嗎？人面對什麼時候、什麼境界都要很篤定。魏徵這個時候把五帝三皇的歷史都講出來，黃帝跟蚩尤打了七十幾餘戰，那個國家社會是很亂的，但是勝了以後很好的去治理，很快就太平。包含商湯平了夏朝的亂，也很快就天下安定；紂王無道，但武王討伐他，也很快的到成王就太平。所以從這些歷史來講，其他的臣子聽了，也

不好反駁，當然最後更重要的還是太宗，用還是不用、信還是不信。太宗接受了魏大人的建議，還是用先王之道盡心竭力來治理國家。所以太宗也不簡單，非常勤奮不厭倦，才幾年的時間整個唐朝海內都非常康寧，而外患突厥也被他們打敗了。

這個時候太宗不容易，那時候海內康寧，甚至國際間給他極高的讚譽，稱他天可汗。他沒有居功自傲，反而對著群臣說到，這個態度很難得，時時飲水思源。太宗說貞觀初年的時候大家都在議論，說當今必不能行王道，聖王之道。只有魏徵極力勸我，我最後聽從了他的勸告，不過幾年的時間，華夏都安寧，遠方的民族都來朝貢。而突厥本來都是來侵擾中國的，現在連他們的酋長統統都來歸附唐朝。所以這都要歸功於魏徵的智慧、魏徵的堅持，講完之後還看著魏徵。我們看到歷史當中，都可以體會到，太宗跟魏大人他們君臣之間那種情義。太宗看著魏徵說到，玉雖然它有很好的本質，但是這個美玉它是在石頭裡面。所以沒有良工給它琢磨，它跟石頭是沒有什麼差異，「玉不琢，不成器」，遇了良工它才是傳萬代的寶貝，這是譬喻。

而太宗非常謙虛，他說我雖然不是什麼美玉，但是因為公所切磋，就是藉由魏徵這些很好的建議、勸諫，太宗說「勞公約朕以仁義」，勞煩魏大人常常都用仁義道德來敦促、來鞭策我，使我的功業能夠達到現在這個情況。公，這是對魏大人的尊稱，就是我生命當中的良工。一個皇帝能這樣讚許他的臣子、感恩他的臣子，相當不容易。所以這個故事讓我們了解到，太宗是『用不世之臣，必能立不世之功』。同時也讓我們感覺到，太宗非常尊重這些有德的臣子，甚至於在態度上尊他們的德行，向他們學習。而在整個中華文明，其中有兩個朝代在整個世界代表著華人，漢唐，我們都是漢人、漢文化；走到世界各地，你在歐美地方都能看到唐人街。剛剛我

們舉的是唐朝的例子，漢是劉邦建立的。

很有意思，我稍微留心，認識的一些學習還有弘揚中華文化的朋友，姓劉的跟姓李的特別多，大家可以去留心，現在尤其在祖國大陸講學的，姓劉跟姓李的特別多。你看前不久我們劉蘇阿姨來，還有中央黨校劉余莉教授，還有上次我們還請劉芳總裁，姓劉的特別多。還有姓李的老師也很多，唐朝是李家建的，漢朝是劉家建的。所以人生很有意思，好像命中該你幹的事，你還是老老實實趕緊把它幹了，天命不可違。有一次我回台灣我們辦課程，台灣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現在的執行長陳瑞珠老師，那一次課程我們都會拜孔老夫子，行三跪九叩禮。我跟陳瑞珠老師我們一起拜孔子，行完拜師之禮下來之後，陳老師就跟我說到，我們兩個這一輩子一定要做弘揚文化的事情。我聽了之後就請教她，為什麼？她說今天我們一起去拜孔子，她有一個體悟，她說孔子當年最大的困厄就是陳蔡絕糧，七天沒有飯吃，所有的弟子都餓得不行，爬都爬不起來。她說因為她姓陳，我姓蔡，陳蔡絕糧，所以我們這有罪過，這一世要彌補陳蔡的罪過，我聽了也覺得很有意思。《了凡四訓》當中有一段話，「遠恩揚祖宗之德，近思蓋父母之愆」，那我們是中華民族，都有責任要弘揚古聖先王之德。近思蓋父母之愆，陳國、蔡國這都屬於我們的祖先，當時候困住了孔子，那這是罪過沒有錯，所以要彌補這個罪過。

我們剛剛講到漢是劉家建立的，我們就想到劉邦，當時候楚漢相爭很多年，最後統一。劉邦面對眾臣子就說，請問他們，為什麼最後他能統一天下，而項羽是失敗？他希望所有的臣子暢所欲言，不要有什麼顧忌，分析分析這個結果。臣子就說，君王，你有時候還是會有點傲慢、侮辱人，而項羽還滿有仁慈心、愛護人民。而大王你很特別的地方，在跟天下分享利益，這個臣子立功了，你馬上

賞他。這個臣子把這個地方戰勝，佔領下來，你會把這個地封給他，你不會佔為己有，這與天下同利。而項羽他嫉賢妒能，嫉妒心太強，有功勞的人，他反而嫉妒陷害他，賢德的人他反而起疑心，打勝仗的人沒有給他論功行賞，把地佔領下來的反而也沒有封給他，這是項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。這個分析也讓我們省思到，項羽在一些表現上，也是有愛護人民，不然他也不會要推翻秦的暴政，出發點還是好的。但為什麼後來，會嫉妒這些有能力、有德行的臣子，還是根源在他修養的問題。

《大學》裡告訴我們，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」，最後都是歸到格物，「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、心正」。人傲慢心不去掉、嫉妒心不去掉，他不可能真誠去凝聚人心的，最後是眾叛親離都有可能。臣子的分析，劉邦聽了以後說到，你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因為他能用很多非常有德行的大臣，所謂用「不世之臣」。劉邦接著說，他能用張良，因為張良他有智慧運籌於帷幄之中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。一些重要決策假如錯了，可能都是上萬人傷亡都說不定，這用張良。再來用蕭何，蕭何能管理好國家、安定人民，而且是最好的後盾，整個打仗的時候怎麼去運送這些糧草，蕭何是萬無一失，做得非常好。假如後勤補給部隊沒有能夠做好，你再強的軍隊都打不贏的。還有說到，韓信戰必勝，攻必能取，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豪傑，劉邦都重用了。而項羽有一個很好的大臣范增，可是卻不聽范增的勸告，這是項羽為什麼敗的原因。所以漢朝能這麼興旺，還是用了不世之臣，立了不世之功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一句，是在第二冊一百七十二頁，這從《禮記》出來。我們一起念一下經文：

【子曰。大臣不可以不敬也。是民之表也。邇臣不可以不慎也

。是民之道也。】

我們看句子當中說到的，國君對於國家的大臣不可以不恭敬，因為他們都是人民的表率。我們看歷代百姓都非常敬重國家的大臣，常常都在打聽這些大臣的行持。一來這些大臣被重用，老百姓很安心；再來也是以這些大臣為榜樣，來效法他的德風。我們看宋朝文治的朝代，當時候像王旦、王曾、范仲淹先生、司馬光先生，老百姓非常關心他們、效法他們，大臣帶動整個社會好的風氣。那假如臣子無德，也會帶動不好的風氣，你看清朝乾隆皇帝用了貪官和珅，對朝廷甚至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大、很不好，和珅貪了那麼多錢財，人一起貪念，要去掉都不容易。所以人心的教化、社會風氣的建立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要毀掉卻是很快速，這是清朝。包含明朝嚴嵩這是個大奸臣，用了這樣的奸臣，整個社會風氣一不好，國家要再興盛就難上加難。所以大臣要恭敬，他是民之表率。

『邇臣不可以不慎』，「邇」是近，所用的近臣不可以不慎重選擇。一來，選擇要選擇有德的，而用的這些近臣也要慎重對待他們，一來對他們恭敬，二來也要常常提醒他們。近臣有時候代皇上辦事，代表皇帝、國家，不能狐假虎威、耀武揚威，這就會讓朝廷的風氣跟社會風氣受不好的影響。像很多朝代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這個都是很嚴重的現象。所以用的近臣不能夠不慎重選擇，也不能不慎重提醒、教導他們，因為他們是『民之道也』。底下小註講到，「民之道」，就是他們是人民遵循、跟從的榜樣，他們對整個風氣影響非常大。近臣要非常慎重，因為近臣離君王、離皇帝最近，他時時給皇帝講倫理道德，時時提醒皇帝民間疾苦，皇帝就能用心於德行跟朝政。但是這些近臣假如無德，常常都是諂媚巴結，甚至於是非人我、陷害忠良就很麻煩。

在戰國時代，齊威王他很不簡單，他很慎重的來判斷臣子的忠

不忠，忠不忠不是聽旁邊人說一說就判斷。所以我們對人的判斷也是如此，不能說這個人對我很好，我就說他是好人；別人說他不好，我們馬上就相信。孔子在《論語》當中講到的，「眾惡之，必察焉；眾好之，必察焉」。所有的人都討厭他，你也不能馬上說他不好，你要去觀察。這些罵他的人，是不是因為有既得利益得不到，所以罵這個正直的人。在這個時代，人都不懂倫理道德，在一個團體、社會當中，要做好人、要真正利益團體會遇到很多阻力，很多人罵他，這個時候你不能聽信別人，就說他不好。這個時代做好事很難，做壞事很容易，你說現在要去開一些不好的行業場所，很快你就有那個機會可以開。可是現在要推展倫理道德，很多人就開始反對，那都是以前的東西，那跟不上時代，這個相當偏頗的一個情況。

就說我們在教育界就好，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、五千年的經驗、五千年的方法、五千年的效果，我們華人不學。所有的師範學院學過《禮記·學記》嗎？老祖宗最精闢的教育哲學。反而外國的月亮比較圓，現在用的很多教育界的官員，留美的、留歐的。大家要了解，不是留學的就是比較厲害，我們冷靜看，現在歐美的下一代，青少年犯罪率這麼高，他們教育也不成功，我們不能盲從。中華民族代代都出聖賢，我們看清朝出了多少聖賢。這一百多年沒有用老祖宗的這些智慧跟方法，出不了真正的人才。所以要終結整個社會的亂相，還得先從恢復民族自信心，有了信心才肯學，學了之後才有智慧解決這些問題。所以判斷力很重要，一個國君判斷力更重要，為什麼？他是一國之君，所有的人都是他管轄的。假如他們想要利益，就會巴結諂媚國君，他們說的話就不會很正直，所以愈高位就要愈冷靜判斷才行。

齊威王他有一天召見即墨的大夫，是齊國的一個行政區即墨。

他把即墨大夫召過來對著他說，我身邊的人很多都講你的壞話，說你治理得很不好。但是我私下派人到即墨去，發現你農田水利都做得很好，老百姓生活很安定富裕。雖然他們講你壞話，但事實上你是對老百姓非常負責任，所以馬上封他很高的俸祿。後來又召了一個阿地的大夫，這個阿地大夫來了之後，齊威王跟他說，我身邊有不少人都講你的好話，但我也沒有馬上就相信。我派人去阿地看到你荒於治理，都把時間、金錢花在我身邊的這些人，拿來講你的好話、奉承我，所以你是相當沒有盡職盡心。結果就判這個阿大夫死罪，連身邊那些收人家錢、專門替人家講好話的，統統一並處罰。一下子朝廷正氣就起來，人就不敢幹這些諂媚巴結的事情，收受賄賂的事情，統統定下來盡本分，為國家人民。一個國君能夠這麼明斷奸邪跟賢德，這個對他用人就非常重要，所以「邇臣不可以不慎」。身邊的人都是會收受賄賂來幫人講話的，這樣聽這些話，國君的判斷就會偏頗掉。

有一個臣子叫龐蔥，他事奉魏王，他體恤到一個國君很容易受身邊人的意見影響，而他又得要陪魏國的太子，到趙國去做人質。他怕這一段期間很多人會毀謗他，之後可能魏王就很難再信任他。這個臣子也很善於提醒國君，他就跟國君講了個故事，龐蔥說到，國君，假如今天市集上回來的人跟你說，這個街上有老虎，你相不相信？魏王說不相信。接著又有一個從市街回來，又跟你說街上有老虎，君王你相不相信？魏王說有點懷疑。那又有第三個人又跟你講，街上真的有老虎。魏王說那我可能會相信。接著龐蔥說到，魏王，現在我要去的地方，是趙國，比市街不知道遠多少，可能講我壞話的超過三個人，可能不只三個人，三人都能成虎，那我這一趟出去鐵定批評我的人這麼多，國君，你就不相信我了。

魏王聽到這裡點點頭：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知道我應該怎麼應



對、怎麼做。後來太子在趙國做人質的因緣結束，太子回來，但是魏王從此也不再見龐蔥。您看魏王這時候給龐蔥的承諾，他能注意，不會被這些讒言所影響。話雖這麼說，但是真正遇到一大堆這些批評、這些讒言，魏王自己最後還是受了影響。好，這個故事提醒我們讒言是非常厲害，讒言甚至不要說君臣之間，聽信讒言，父子關係、夫婦關係、兄弟關係，都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。所以諺語有講到「讒言慎莫聽，聽之禍殃結」，禍殃就來了。這個讒言殺人不見血，就破壞了整個人倫關係；所以人要不聽信讒言，臣子才能不受災殃，父子、夫婦才能相保如初。

聽信讒言是結果，根源在哪裡？魏王也知道不能聽，他最後為什麼還是聽？所以有一句話講到，「讒不自來，因疑而來」，讒言不是自己來的，我們內心有懷疑了才會感召來。「間不自入，乘隙而入」，離間的話也不是自己能夠去破壞家庭事情，是乘隙而入，是因為人與人當中有一些嫌隙、一些誤會，離間的話才容易進去。所以聖人講的「反求諸己」，問題還不在那些離間人的話，更重要的是我們內心的疑心太重。還有對身邊的人產生成見、產生嫌隙，這樣才有那個縫隙讓這些讒言進來。談到這裡我們就想到，在《德育故事》當中，有一個弟弟他奉養他的哥哥，他的哥哥沒有感激他，喝醉酒還打他。鄰居都看不下去，都批評他的哥哥，來罵他的哥哥，可是這個弟弟衝出去對大家講，你們不要離間我兄弟，不要罵我哥哥，我哥哥很好。兄弟的感情沒有受絲毫影響，這些批評就進不來。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五倫能夠互相信任，就不會有這些離間的情況出現。好，這一節課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謝謝大家。